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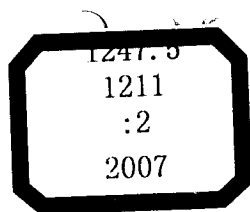
大学三部曲

骆平著

红城



作家出版社



大学三部曲

红 城

骆 平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城/骆平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 1

(大学三部曲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767 - 0

I. 红… II. 骆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05649 号

红城: 大学三部曲

作者: 骆 平

责任编辑: 王淑丽

装帧设计: 才敬波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180 千

印张: 7.5

插页: 1

印数: 001 - 8000

版次: 200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767 - 0

定价: 1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三月的美丽是从前的美丽，
从前是一只远离嘴唇的酒杯。

1

我是个瘦女孩，就像大力水手里面那个焦黄头发的奥薇拉，手足细细，一双忧郁的眼睛，茫然四顾的时间比较多一些。

我叫简微红，二十岁。 你知道，二十岁的女人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，有伴侣的时候，宿醉、争吵、胡思乱想、做爱；没有伴侣的时候，思考、运动。

都是好的。

尽管我对清晨、玫瑰这类名词一向深恶痛绝，但实在的，这辰光干净清香，让人想起春天树林中的味道。 再邈远些的男男女女，也尽可以用青春的姿采敷衍过。 比如染了红头发招摇过市，年少的是另类，年长了便是低格。 没办法，年纪这东西是很残酷的。

尚且没有老女人的那些烦扰。 任凭多么尊贵矜持，变了老黄

瓜，都会不快乐。法国首相的老婆，切丽·布莱尔，在电视上发表悲情演说，泪流满面。

“有时，我真想慢慢爬开，藏起来，但是我不能……我有一份我热爱的工作和一个完美的家庭，但我也知道我不是个女超人……我每天真实的生活状况是，我就像个杂耍艺人要接好扔在空中的每一个球。我努力做个好妻子好母亲，努力扮好首相夫人的角色，努力做好大律师和慈善工作者，有一些球我没有接住，掉在了地上……”她哽咽，说不下去。

哎呀呀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哭吧，可怜的女人。

二十岁的我，简微红，有资格穿磨得发白的牛仔裤，双手插进裤袋，四处晃荡，间或吹两声口哨。要不站得远远的，朝任何一个不顺眼的家伙扔石子儿。世界如此庞大，凡事都有可能。简微红一直是个无畏无惧的孩子。

惟一的缺憾就是简微红这三个字，乡气十足，傻呵呵被人贩子蒙了卖深山老林去的小保姆，叫那名儿倒挺合适——穿一身家织印花布衣裳，梳两条大辫子，拎个藤编的篮子，正宗陕北口音，大大咧咧地说，俺叫简微红。俺家住在高老庄。

这么滑稽的名儿给了我，简直笑话。

我喜欢我的绰号。

每个女人在年轻时都会有一个两个传神的绰号，我的是太平公主，男生起的，是不是很斯文很高贵呢。呵呵。可惜渐渐传扬，演绎出英文名来，叫做 gentleman—ping。听出来了么，谐音是真他妈平。还有昵称哪，A——cup。

太平公主就太平公主吧，我无所谓，譬如著名品牌的手机，某些女人的身姿注定是以薄为美，以平著称的。像杜拉斯写的那个蛊惑了中国情人的法国少女，戴普通的大草帽，穿男式便鞋，瘦骨娉婷的，

一把美丽玲珑的骨头，在湄公河的寂夜绽放如罂粟。

不见得肥了才性感。

但阿 Q 精神是见不得光的，我告诉人们我羡慕胖女人。我向所有的人发表惊世骇俗的演讲，我说，我最欣赏的女人是裸体的 ANGE-UNA JOUE。安吉莉娜·朱丽。

在宿舍我住上铺，我往天花板贴了一张巨幅电影招贴。安吉莉娜·朱丽姿态轻盈地坐在一架巨大的古钢琴上，纯白耀眼的皮相，浑身上下只剩得一双深黑网眼丝袜，两腿收束，并拢的膝盖略略掩住丰润的胸乳。她正在肆意尖叫，手臂拼命伸展，嘴巴尽情张开，露出干净粉红的口腔，像一头充满欲望的雌兽。

我羡慕这妞，羡慕得眼珠子发绿。傍晚我躺在床上，恰恰与她面对面。我喜欢长时间静默地注视她。画面投影的部分很有肉欲的味道，暖色的光，有欲念的动作，润泽的肌肤与凉滑的琴键轻触微温，那匪夷所思的风情简直令人无法抗拒。

至于男人，那是不敢说不敢说哪。我至为迷恋的男性是亚历山大——仲马。想想看，一个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女孩子，无论恋慕着谁，哪怕是隔壁班脸上长满疱疹的青涩小男生，总要好过几百年以前的小说家。亚历山大——仲马，嘿，说说都嫌老土。

如若是痴迷那种古典庄重的文风倒也罢了，偏偏我对斯人在文学史上沉似金刚的重量所知甚少。外文报纸的新闻我是念过的，那场移送大仲马遗骸进巴黎先贤祠的仪式上，有一出激情的演讲词：

亚历山大——仲马！跟随着你，一起进入先贤祠的是童年，那些在秘密中快乐阅读的时光，是感动，奇遇和荣耀……跟随着你，我们曾经梦想；跟随着你，我们还要继续

梦想。

呵不不，我的亚历山大——仲马不是那回事。引诱着我的，是他暧昧的身世。皮肤颜色斑驳的大仲马为自己的出身虚弱地搭建了一个纸中楼阁，他在《我的回忆》里理直气壮地描述父亲的形象：“这有着金属光泽的面色，这天鹅绒一般的栗色的眼，这挺直的高鼻，只能是印度人和喀萨斯人（Caucase）的混合。”

大仲马篡改家史的勇气在我看来十分了不起，那虚伪地、勇敢地活在古老严厉的秩序、规则与荣辱中的男人是我青春岁月的范本。多年来，我学会了以大仲马的方式温情脉脉地提及自己的父亲，婉约、优雅的言说像旧世纪高贵的族徽一般，照亮了我的奔跑。我甚至写过一首稚拙的诗，叫做父亲；还有一张欠缺灵感的铜版画，耗费不少昂贵的材料，也叫做父亲。

简一百在醉酒以后将我的诗与版画撕得粉碎，并且大着舌头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，女儿，相信爹的话，书念得越多，脑子越糊涂。

这就是我的父亲。简一百。在小说里面，二十岁的女孩子通常有智慧富有的爹荫庇着，过一段单纯的白蒙蒙的生活，水晶瓶里插着鸢尾花，床边有钢琴，周末与男伴相约听音乐会。

我的父亲是两样。对于我，他老人家有一整套经典语录，其中一句是，女儿，若不是看在模样标致的份上，你这样成日家捧着一本书，不务正业，爹我早把你打死一百次了。

姑且算做黑色幽默吧。简一百在户口簿上另有个虎虎生威的名号，但每个人都叫他简一百。简一百的文化程度是幼稚园大班，数字数到一百就辍学回家。简一百骂人是，你丫祖宗一百代都是坑蒙拐骗的货。简一百买东西是，这玩意儿也能值二十？他妈的你干脆卖一百得了！简一百的人生理想是，啥时辰发了财，老子修一百间屋，娶

一百个老婆，生一百个孙子（！）。哈。

自小我已习惯了简一百那些恶狠狠、掷地做金石声的咒语。不知道世间有没有男巫婆这个名词，装神弄鬼、青面獠牙，用来形容我爹简一百是再合适不过。

农民简一百，我的父亲，是我生命里全部的卑微与耻辱。

2

在大学我很规矩，过着清洁有序的生活，没想过恋爱什么的。我天生一副低嗓子，人又瘦削，不是那种温香满怀的小女子。老实说，我不是不自卑的。但我喜欢学校，在这里你可以遇见各式各样的教授，其中有些人物确实很精彩。譬如古典文学老师，总穿紧身裤，布置我们写秦腔唱词，捏粉笔的兰花指在空中指指戳戳，头发烫成小卷卷，我的天，大男人哪。我们班的男生在三八妇女节那天集体送他一份礼物，听说他哭了。嘿嘿。教英文的那位，四十余岁，家庭妇女扮相，对襟袄，黑长裙，老棉鞋，挖苦人的功夫堪称精湛，动辄就骂：

“你们这帮小孩儿，不是最羡慕出国吗？就你们这水准，以后最好申请上哈佛——哈尔滨佛学院！”

还有辛先生。刚进学校那年公共课多如牛毛，教邓小平理论的便是辛先生，他的出生地距离我家不过十来里路。他不知从什么地方知道了我的籍贯，待我格外亲热些。他是个好人，专业是思想政治。教这种科目，若能保持客观，没有偏见，便是好教师。辛先生是温吞水一样的一个人，没有脾气的好好先生，做了二十几年讲师，迟迟升不了副教授。他那一科偏偏又试验学生选教师的制度，他很知道讨好学生，改卷子，最高分是一百分，最低分是六十分，他不会跟学生过不去，他也不会跟自己过不去。结果选他课的学生越来越多，每年他

大学三部曲

都是最抢手的先生。

他很小心翼翼地捧着他的饭碗，几十年如一日。看样子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人，教这么多年的书，也不晓得寂寞不寂寞。然而大学是安静的。辛先生五十几岁了，儿子去了国外。

辛先生一点风度都没有，面皮姜黄，五官模糊不清，有些发福，头发秃了顶。但他的小菜做得相当不错，冬瓜火腿汤、面条鱼炒蛋，很有家乡风味。辛太太退了休，养一只玳瑁色的猫，在家种了许多竹子。他们住的是一楼，幽凉、阴暗，家具抹得很洁净。

我在辛家吃过几次饭，渐渐也不大去了。他们是一对很闷的人，除了追述陈年旧事，再有就是细细询问我的家事。我不喜欢。

然而在学校里真是什么样的人都会碰到。

大二那年，我邂逅了大鼻子情圣佟谨栖。他在第一堂课提到了台湾导演蔡明亮，而我在那课堂上睡着了。这些，我都永远永远无法忘掉。

那天早晨下了雪，好些人缩进被子睡懒觉。我裹一条大大的围巾，仓促地往课堂赶。雪一直一直落下来，在风里簌簌地碎碎地轻轻飞。

我平素漫不经心的，念书呢，却是在行。我的中学老师说，微红这孩子，聪明是够了的，竟还用笨学生的程式用功。是，用功的时候我是有点拼命的味道，消极无望地，完全不讲什么章法套路，三步两脚地只顾挥拳乱打，反倒将一身好端端的武艺荒废了。

念了大学我依旧整日循规蹈矩地呆在图书馆，将老师指定的参考书一本一本借来读，连古代汉语亦不例外。古旧的线装书深奥晦涩，念过之后，一片茫然。

我是不大逃课的，每门课厚厚一册笔记。大学老师多半没什么

耐性，在黑板上边写边讲，速度奇快，我一字不落地狂记狂听，就像漫画里的傻孩子，差点连“此处老师打喷嚏”这种句子都会出现。

在大学里玩的孩子很多，但我不可以，我是个紧张的人，我要赶功课、拿奖学金、做家教，想到那些一辈子都做不完的事情，我简直要狂叫一声，吞枪自杀了。

经过生物系葱茏的实验园圃，我看到一位长头发的女孩子伫立雪中，捧一册英文书，旁若无人地朗朗诵读。不用听我都知道她念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，跳过哈姆雷特的精彩对白，专扮那苦难的奥菲利亚。

女孩子着意模仿苏格兰乡村口音，可惜舌头蜷曲太过，听上去像一只发音含混、被冻傻了的猫。那女孩曾经是园艺专业最优秀的学生，三年以前，英语没能考过公共四级，拿不到学士学位，疯了。家长撒手不管，把人扔学校里，从此以后她就常常在园圃里诗意而肉麻透顶地做 show，大声念英文旁白，尽些些微茫的角儿，若是威尼斯商人，她就是最后出场的法官。反反复复念那几句道白。也没有别的，并不闹腾。

“太平，迟到啦。”有女同学从我身边过。我笑笑，跟上去。

同学跟我说：“佟老师是最好的教授，听说是欧洲回来的。”

我笑：“不见得欧洲回来的就长三只眼睛。”

同学说：“去年那个姓梁的，不知多可怕，整个学期就讲了一部《战舰波将金号》，一本讲义用足二十年不舍得换。”

我打个呵欠：“从国外回来混饭吃，也是有的。”在这个问题上，她们迷信得要命，但凡外国的月亮，总是大的，哪怕那是非洲呢。我猜这佟教授也不过是汉语夹着英文，中西文化大杂烩，黑糊糊煮上一锅迷魂汤蒙人罢了。

我们一路赶往教室，这学校在郊外，地方大，未经雕琢的美很是难得。中文系的教学楼是青砖灰瓦的那一幢，墙上爬满了藤蔓，庭院中有大片大片的芭蕉，叫人想起诗经里蒹葭苍苍花木芬芳的情致。

楼前泊着一部流线型的欧宝，我认得那牌子，不由得多看两眼。一名女子坐在驾驶室里低头编织毛衣，车灯亮着，可以看见她柔和的侧影与纤细的手指，年纪不算轻了，短发做成仿 30 年代皱皱的小波浪，有些凌乱美。她穿的羊毛大衣，是秋天湖泊的那种绿色，非常非常动人心魄。

课堂里疏散散的几个人，教授已经到了，大衣挽在手臂上，大冷的天，只穿米色的棉质衬衫。荒唐的是，这人年纪不轻了，竟还梳 F4 的长头发，身材硕壮，像只马桶。我看他一眼，他戴黑眼镜，面目模糊，却有一只触目惊心的大鼻子。我别过脸去，不感兴趣。

第一排座位照例空着，我坐过去，摊开一本新的笔记簿。这门课是电影鉴赏。我的专业比较暧昧，叫做影视编导，然而前几届的毕业生无一例外做了教师记者公务员，与浮华的声色世界一点边都沾不上。

教授挽起衣袖，在黑板上写了佟谨栖三个字，旁边是一列电话号码，我抄在簿子上。他开始讲授的时候，陆陆续续又来了些人。教授大约染了外国脾气，并不计较，一径讲下去，也没有讲稿那些，随心所欲地介绍他所推崇的导演。

“蔡明亮是华人导演中，我比较属意的一个……”教授说，一开口我就知道这人没什么特点。教外国文学的副教授，丑是一般的丑，但人家笑起来呵呵呵的，像个肆意的孩童，不由你不跟着乐。课程乏味没关系，逗逗乐子也是好的。

我后排是两个女生，兴致昂然地窃窃私语，点评他的身家背景。这些鸡婆，永远都在发春期。我的耳朵混杂在各路声响里，嗡嗡嗡，嗡嗡嗡，疲惫不堪。

“喂，你知道吗，他在德国住了三年……”

“岂止德国，他有剑桥的文凭呢。昨天我去系办公室，主任正在打电话，主任说，‘康斯坦丁算什么，我们这里的佟槿栖有正宗的剑桥文凭。’真了不起，我从来不认识真正从剑桥毕业的人……”

“蔡明亮的主人公永远叫小康，并且扮演者永远是李康生，据说此人是蔡明亮偶然在台北的一家电玩店里发现的，沉默、木讷，有点神经质，对来来往往的一切都感到茫然，这种阴暗的气质和表情贯穿了蔡明亮几乎所有的作品……”教授说。他皱着眉头，全无笑容。我咬了咬笔，我所知道的国外教育是淡色的、温吞的、喧哗的，而佟槿栖太过目中无人，我怀疑他毕业于《围城》里那所冒牌的克莱登大学。

“嘿，你发现没有，他的侧面很像《蓝色生死恋》里面那个爱哭的哥哥……”

“我呸，你别气我，他那身坯，压得死一头大象……”

“我就喜欢他那样的，够男色……”

“喂喂喂，别那么色眯眯……”

“在《青少年哪吒》中，小康是个正在读书的中学生，可是对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和迷恋，有一天，他遇上在一个在街头浪荡的惨绿少年阿泽，阿泽夜晚偷盗，白天飙车，玩游戏，泡妞，小康对他的生活无比羡慕，并逐渐发展成为对于他本人盲目的爱意……”教授说。

“蔡明亮是不错的……”

“是，这教授似乎有点鉴赏力，听听他说什么……”我身后终于静了下来。

“在《河流》中，小康又成了一个身患怪病的少年，他和父亲的感情成了影片叙述的主题。小康的父亲是同性恋者，与小康的关系十分冷漠，因为小康的怪病两人却意外地亲近起来，父亲带他四处求

医，一天夜里小康还阴错阳差成了父亲的性伙伴……”教授在讲台上走来走去，粉笔像一支烟一样夹在指尖，眼睛不朝任何人看。这完全不是欧洲做派了，犹如古中国的名士，孤芳自赏，爱听不听随便你。

我停下笔。这些内容想来不会考到。有这种答案的试卷，也不晓得教务处那边通得过通不过。我看着教授，他有着沉郁的气质，而且难看，又骄傲，这种男人，我没什么好感。

“水的意象是蔡明亮作品中另外一个标志性的因素，水是无色的，是透明的，是纯净的，是暧昧的，是自由的，是流动的，是分崩离析的，也是渗透与融合的。在《青少年哪吒》中，水只是一个基本的信号，片头的瓢泼大雨倾泻着寂寞和无休无止的欲望，冷酷而肆虐，让人无法摆脱，而阿泽家从下水道不断涌出的水则暗示一种肮脏和污浊，同样无法摆脱，如同生命本身的阴暗。到了《爱情万岁》，水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容，有盛在杯子里的水，有流在浴缸里的水，有冲刷厕所的水，也有从身体流出的水——泪水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片尾从阿美眼中流出的泪水，长达五分钟。在《河流》中，水以另一种姿态向我们展现，先是死腐的河水让主人公小康得了一种怪病，然后是天花板的漏水让一家人出现隔膜，此外还有不期而落的雨水，同性恋‘三温暖’中的蒸汽和汗水，在这里，水仿佛是一切不和谐因素的来源。而《洞》这部片子里，水则给人一种湿漉漉的感觉，雨一直在下，世纪末的瘟疫在蔓延……”教授的音质醇厚，讲得倒卖力，天寒地冻的，额角居然浸出汗。他伸手甩了一把汗水，像个种庄稼的粗人。我伏在桌上，略微瞌睡，不会考试的东西，我是没什么好奇心的。也许我只是应试教育下的废物，天晓得。

“蔡明亮的影像世界里有着浓重的同志情结，但这种貌似不健康、不正常的情感反而成为最真实的表述，他较为成功的一部作品是1994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《爱情万岁》，这部影片是他个人风格最酣畅、最完美的表现，全片只有很少的几句对白，没有音乐，

只有纯粹旁观的视像晃来晃去，也没有矫揉造作的手法，简单而复杂，疏离而感人，冷淡而浓烈……”教授兀自走过来走过去，他的身材也很糟，我看着他，捂住嘴，打个呵欠。糟就糟喽，反正他又不是依靠皮囊谋生。

“售房小姐阿美不小心把一间空房的钥匙留在了房门上，钥匙被小康捡到，小康是一个骨灰盒推销员，从此便时常来这里吃饭、睡觉、洗澡。一天，阿美偶遇一个叫做阿荣的男人，两人都很寂寞，于是一起到空房里做爱，而此时小康正在隔壁房间割腕自杀，看到眼前赤裸裸纠缠的肉体，小康打消了死的念头。不久小康与阿荣在这里相遇，同样的寂寞使他们接近，小康带阿荣参观了火葬场，以及他推销的各式各样的骨灰盒，然后两人一道吃火锅……”教授依旧一脸肃穆，全无表情。我再打个呵欠。我在高二那年看完蔡明亮全部的作品，和一位男人一块儿，他酷爱蔡明亮，但我不。我背单词，嚼口香糖，打瞌睡。事隔经年，每忆起蔡明亮，我就眼皮沉沉，怀想起那些甜熟散淡的小憩，那些从纠缠到离散的岁月。

教室里静寂无声，每个人都在凝神听，很奇异。那情节跟着是小康独自在空房休息，阿美和阿荣赶来，在床上做爱，小康蜷缩在床底下自慰，清晨阿美离开，小康偷吻了熟睡中的阿荣。阿美一个人在公园里走，她找到一把椅子坐下，开始哭泣，就这么哭了很久，很久。就是这样。我不喜欢。

窗外碎雪纷飞的，人有点倦。我伏在桌上，蔡明亮让我想起我的过往，我爱过的男人。像一首老歌里唱的，到如今，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那支歌叫做《恰似你的温柔》，很久很久以前的旋律。但他喜欢。像他那样的老男人，总是念旧的。那时他轻声唤我，小微，小微。言犹在耳，可爱情走得那么快，那些流泪狂乱心碎的日子呵——我不觉得心痛，没那么肉麻，我只是惆怅。惆怅。你懂吗？

木头课桌有刀片的划痕，有人在上面刻了一行一行斜斜的字，谁借我的笔记不还，谁把青蛙塞进我的书包，谁用自来水淋湿我的头，谁在我身后放炮仗，谁剪掉我洋娃娃的裙子，谁在街上叫我笨蛋。我想笑。我把头埋进臂弯，渐渐地，竟睡着了。

这一觉睡得很崩溃，大概是姿势极不舒服，我断断续续做着心惊肉跳的梦，徒步在水面奔跑，足尖迅疾点过湍急冰凉如利刃的水花，一刻不敢懈怠。有人声在遥远的岸边高呼鲨鱼，鲨鱼。我惊悸地回头看，就在那一瞬间，我跌入深海中，万劫不复。

我挣扎着醒过来，呵，周遭已经空无一人，看样子戏已落幕。这不奇怪，我一向不合群，自然没人会叫醒我，挽着手臂亲密肉麻地一路唧唧喳喳回宿舍。我一个人惯了。

我对着黑板发了一会儿呆，教授的板书坏透了，乱七八糟，惟有蔡明亮三个字还算孔武有力。我想不出怎么会在课室里睡大觉，那不是简微红的风格。简微红是连军事理论这样的科目都有本事考到满分的。

窗外冬日无尽，有一只飞蛾停在窗前，稍一拍动翼翅，便跌在窗沿，碎成灰。原来那是一片雪。外面一直缓缓下着雪，这么轻这么细，像一场幻觉。仿佛又是新年碎雪纷飞的夜晚，那个男人，戴上黑色的手套，慢慢拨开我的手，摇摇头，说：“我还是要走了。”仿佛他又站在一盏暗淡的街灯下，凄然道：“因为你长大的时候，将会忘记我。”仿佛他买了那样一些涩涩的夏橙，自车窗捧给我，快乐地拍拍手，道：“我能够把握的，不过是这些。”那些灰飞烟灭的记忆呵，犹如最伤感的蓝调音乐。

“醒了？”我背后有人问。我一惊。转过身去，老天，佟槿栖居然坐在教室后侧的座位上，拍拍手里的粉笔灰，站起身，朝我走过来。他的身体硕健似熊，如一片阴影覆盖了我的视线。我张了张

嘴，说不出话来，我想就是在大白天见了鬼我也不会更加吃惊了。

他立在我面前，用英文问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直觉地立起身，我说，对不起，老师。我想我的脸一定很红。但你必须了解，我不是怕老师，我怕的是不够分数拿奖学金。一等奖学金是六千块，刚好抵消我一年的学费。找简一百索要六千块现大洋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

其实二十岁的女人养活自己也不是什么异数。我没别的手艺，只好戴了放大镜，一日日在书中搜索黄金屋与男性版的颜如玉。

“我听见你在呻吟。”他微笑起来。呵，他的大鼻子。一件大衣仍是随意地挽在他手臂上，衬衣沾满粉笔灰。但凑近了我才发觉他那身行头不得了，全是史提芬劳·尼治的货，动辄上万元人民币。别问我怎么知道这些。简微红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两眼一抹黑的乡下孩子，尽管她爹是地道的农民简一百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教授再问。这问题让我做声不得。大学教授对于试卷本身的信任度通常比较低，依例是，记得上课睡觉被当场缉拿的张三，次次点名都无人应卯的李四，再有就是作业本里不小心夹了色情图片的王麻子，一并算做不及格。但他一动不动地望着我，等待我的回答，而我不能撒谎，那太幼稚，情急之下我故意说：

“我不能让您知道我叫简微红。”

“呃？”他略略吃惊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您会让我重修。”我老老实实在地坦白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轰然大笑。

“你很幽默，简。”他叫我简，简爱的简。没人这样叫过我，有意思有意思。他扬扬手，他说，再见，简。

我只是傻傻地笑，目送他走出教室。他的背部是宽厚的，像一堵墙。那一定很温暖，我漫无目的地想。收拾了书本，我跟着出去，与他保持一段距离。我不想追上去，努力与他搭讪，我已经够尴

尬了。也不知道我睡着了是不是流了一下巴的哈喇子。丢人啊，筒微红。

雪还在下，佟谨栖出了教学楼，径直走向那部炫目的欧宝，车门开了，织毛衣的女子下了车，帮他披上大衣。我有些发怔，那女子几乎与他一般高，身材十分惹火，浓眉长睫，满是热带风情，而她的眼神却又罕见的温柔。隔了老远，我都能感觉到她的深情。他们一起上车，佟谨栖在副驾座，车子离尘而去，速度很快，很稳，简直不是女人的开法。

过后我知道，那是佟谨栖的妻子，在结婚以前，她是一名业余赛车手。女性赛车手，你听说过吗——驾驶着昂贵的跑车，呼啸而过，享受速度、晕眩和劲道。

3

周末我在表姐裴葱郁的公寓度过。星期五的晚上她永远不在家，我开了门进去，我有她的房门钥匙。她的公寓很小很精致，正对一面人工湖，湖水蓝得好像随时会溅进来。葱郁的品位一向是一流的。

我靠着躺椅看碟片，葱郁的手机忘了带走，有人发短信给她，你知道么？再过一万年也不会出现一个比我更加爱你的人！你知道么？我的爱在你周围的每个角落！你知道么？你是我生命中的惟一！你知道么？我发错人了……我一边念一边笑。

那张碟是黄片，每个人都在脱衣服，每个人都在咻咻地喘息。看了一阵我关掉它。别误会，我不是圣女，但男欢女爱这回事也分三六九等，至少与阿猫阿狗有点区别吧。

我躺到床上去，四壁全是相片，葱郁自己的。她是那种水仙花女人，自恋得不得了。相片几乎都被放大，镶嵌在乌木框中，葱郁在